

母亲的海

李志勇

“把……把……”母亲双唇颤动着,失神地望着我:“娘走后,把骨灰洒,洒在大海里……”

我强忍着眼泪,点点头。母亲安详地去了。那天是1990年6月15日。

遵照母亲的遗愿,父亲和我以及李氏一家子驾着油漆一新的帆船沿黄沙港来到了烟波浩渺的黄海。“母亲,这是你的海,你终于回来了。”抱着母亲的骨灰,我泣不成声,往事一桩桩一件件在我的脑海里浮现……

母亲出生在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外婆给她起了个女性十足的名字:陈秀芳,19岁那年,同是渔民的我的父亲结了婚。别看她是个女孩,却是个地道的渔民,黄、渤海这一带,哪里是渔场,哪里是浅滩,哪里是沙头,她了如指掌,她甚至能根据潮带上带起来的泥,准确地判断出这里是什么潮口。由是,作为嫁妆,外公外婆把自家唯一的一条小船送给了她,母亲由此开始了她独立的海上生活。

母亲很要强,打起鱼来那股泼辣劲就连父亲也逊色她几分,同行更是对她刮目相看。那年春汛,黄沙港这一带的渔船纷纷去吕河渔场捕鲈鱼,暮色苍茫中,同行大多盆满钵满,恰恰是过去一直独领风骚的母亲的渔船才弄了个半载。“收船吧,下个汛再说。”父亲建议道。“你呀,痴猫守窟,人家钞票都上腰了,你还在等下汛,还是不是个男人呀!”被母亲一抢白,父亲倒来了精气神,同母亲一道,直到把三个舱打得满满的,才趁着月色赶潮进港。

黄沙港这一带的渔民,提到陈秀芳,没有一个不佩服她搏风击浪的那种大智大勇。1959年6月的一天,这一天注定要被列入国家“海难”史册。母亲他们正在东沙捕鱼,蓦地从东北方向压来一阵浓密的乌云,紧跟着狂风大作,原先平静的海面突然变得狂躁起来,令人胆颤心惊的十级大风裹挟着汹涌的海浪在渔场上逞威肆虐。父亲把舵的手抖个不停,母亲抢过舵把,稳稳地驾驶着小木船穿行在波涛浪谷中,同时还让父亲打出小旗,让射阳沿海的渔船跟着她回港。待到他们安全地泊进黄沙港,一个令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为之震惊的海难事故发生了:因不熟悉黄海海况的上千浙江渔民误把落潮露出海面的东沙当成陆地,涨潮后浮洋逼海。周恩来总理专门为此发出了“在浙江首先实现渔民机械化”的指示。而在黄沙港,陈秀芳则成了拯救射阳沿海众多渔家子弟的英雄。

1980年,改革开放的大潮汹涌澎湃,黄沙港众多渔民纷纷南下北上,到浙江、福建、山东一带打工挣钱。这本无可厚非,但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黄沙港一带的许多渔船空置搁港,此形此景,同农村的大量农田撂荒一模一样。这可急坏了大队里的当家人,一方面,他们清楚这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他们又为大队集体经济每况愈下而心神不宁。就在他们束手无策的当儿,生病初愈的母亲找到了大队书记,建议动员大队里能掌舵出海的妇女撑起“半边天”。“一语惊醒梦中人”。大队领导商量后,召开了社员大会,动员妇女出海生产,填补男人外出打工的空白。母亲跟大队干部说,让她带队,大队干部看着身体还不怎么硬朗的母亲,虽心存犹疑,但考虑到她无头不行,鸟无翅不飞,所以,还是忍痛同意了母亲的要求:“你就上38号船吧,当老大,我们再给你配一个身体好的二老大,这样新老搭档,把个头领起来,我们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说来也怪,母亲出海后,身体反倒一天天地好起来,大伙都说这陈秀芳就是个“海饭”的命。这不,出海前,她还把几十条船上的“穆桂英”们会集中起来,开了个“娘子会”。会上,母亲说:“古时候有花木兰替父从军,今天,我们就来个百名女将替夫出海,大家有没有勇气与信心。”“有!”众女齐声。后来的事情黄沙港人都晓得了,在母亲的带领下,黄沙港空置的二十几条渔船全都像开足了马力的机器,一个汛连着一个汛,汛汛都取得了大丰收,不仅各家各户的日子过得是登楼梯吃甘蔗——步步高来节节甜,大队里的集体经济也像是芝麻开花节节高。有好事的记者找到了大队干部,要采访报道这件事,大队干部找来了我母亲,母亲在接受那位记者采访时,只说了一句话:“不是作人说的嘛,妇女能抵‘半边天’。我们就是起了个‘半边天’的作用。”“不过,她们在出海前召开的那次‘娘子会’还是被记者捕捉到了,一篇《别开生面的娘子会》先后在《人民日报》、《新华日报》和《益阜大公报》等十多家报刊杂志上发表。一时间,母亲和她的姐妹们声名远播……

“喂……喂……喂……”海鸥的声声鸣叫把我从记忆深处拉了回来。我们从母亲的海运航,可脑海里总抹不掉母亲在弥留之际的遗言:“妈没给你们留、留下什么遗产,眼下政策好,你们兄弟姊妹应该趁这个东风,完成妈妈未竟的事业……”

“不!母亲,你给我们留下了最宝贵的遗产,我们兄弟姊妹能够在风浪中成长,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建功立业,都是得益于伟大的党七十年来指引和我们伟大的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以及你的循循善诱和谆谆教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三份丰厚的财产我们一辈子也享用不完。”

我与插秧机同前进

韩沁

1969年,我6岁的时候,母亲将我带到田里边插秧边照顾我。我看到母亲他们插秧很辛苦。人站在像厚粥一样的烂泥里,左手握着一把解开绳子的秧把,右手不停地从左手里揀秧苗插进地里。边插,双腿还要边往后退。到傍晚收工,母亲他们从地里上来,个个腰酸背痛。我瞧了他们一眼,嘴唇上翘起了“锅巴”。好奇地问母亲:“为什么不用插秧机插秧呢?”母亲叹息道:“其他工作都有机器代替了,唯独插秧机几千年都没有发明出来,一直靠种田人的双手。”

看到母亲他们插秧非常辛苦,我也期盼着工人师傅早日将插秧机发明出来。

1974年,我11岁的时候,第一代插秧机终于发明出来了。听到这消息后,我别提多高兴了。放假的第一天,我便跑到田里参观那朝思暮想的插秧机,但到那里一看,大失所望:一台插秧机要7.8个辅助工,而且经常出故障,还要几个师傅跟着它排故障,每天插不了多少地。大队统计员统计了一下,发现用这种插秧机插秧还不如用辅助人员双手插秧来得快呢!到了秋天,经农业技术员测产后得出结论,这种插秧机插的水稻亩产量远远低于人工插秧的亩产量。因为不划算,大队只搞了一年便不搞了。

1989年,第二代插秧机诞生了。我有幸参加了试验。与第一代插秧机相比,这代插秧机的故障少了,需要的辅助工少了,插秧速度明显加快,一天能插二、三十亩地呢!可到了秋天,经农业技术员测产,亩产量依然很低,搞不过人工插秧。于是,与第一代一样,搞了一年,又停搞了。

2001年,第三代插秧机出来了。我购买了一台插秧机在自己的承租地里搞试验。经试验,这代插秧机故障率低,插秧速度快,需要辅助人员少。但最大的弊病是与第二代插秧机一样,亩产量低,不如人工插秧划算。农民不接受。

2009年,工人师傅对第三代插秧机进行改进,生产出第四代插秧机。我急忙到农机公司购买一台。与前几代插秧机相比,这一代插秧机才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因故障少,插秧速度快,一天插个80多亩地没有问题,是过去人工插秧的50多倍。插的秧苗均匀整齐,活棵运青快。秋天,经农业技术员测产,它的亩产量不但不比人工插秧低,还比人工插秧的亩产量要高出20多公斤。

果然,这代插秧机一投放市场便不同凡响。仅几年功夫,便在我县全面推广开来。一到农忙季节,我那台插秧机他家请,你家带,忙都忙不过来。农民上门请我,左一声“师傅”,右一声“师傅”喊个不停。

看到自己如此受人尊重,我打心眼里感谢我国几十年来科技事业的发展:正因为几十年来插秧机技术的不断进步,才有了我们社会地位的提高!

新中国成立70年了,对于我们每个普通人的家庭来说,政治、经济和衣食住行方面可谓发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写这些方面日新月异变化的文章已经不少。一滴水可以映太阳,我要写一写我家70年来烧火草变迁的那些事。

烧火草到底有多重要呢?就从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排列顺序来看,“柴”是居首要地位的东西。

柴,就是俗称的烧火草。没有烧火草,有米也煮不成熟饭,“柴”排在米的前面是不无道理的。我们里下河地区是平原水乡,没有山柴可砍,也没有煤矿可开。直到改革开放前,祖祖辈辈烧火煮饭靠的是农作物的秸秆,其中又以稻草和麦秸为主,加上沟渠田埂上长的一些杂草作为补充。每年收下来的稻草不能全部作为燃料,首先要留足牛草(耕牛过冬的饲料),还要备下一部分盖房子或修缮漏雨屋。我的家乡方圆十几里没有一间砖瓦房,全是土墙草苫顶。经济条件稍好的家庭用茅草盖顶,大多数人就地取材,用稻草苫房子。稻草容易腐烂,所以,大多数人家家年年要翻盖房子。牛草和修缮房屋的草占了大头后,用于烧饭的“柴”就不宽裕了。“锅里等米煮饭,灶下缺柴烧锅”是大多数农村家

烧火草的变迁

颜玉华

庭的常态。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一天,我家来了一位重要亲戚,母亲从邻居家借了两碗米,准备煮点白米饭招待人。饭锅里水还没烧开,锅门口的烧草没有了。母亲急得流泪,我忽然心生智,跑到屋后掂起脚尖,将屋檐上的稻草扯了半叠,虽然解决了“燃眉之急”,但是后果很严重,那天中饭后突然下起了大雨,屋子里漏得一路糊涂。

家乡有句俗语,要知家中宝,先看屋后草(草堆)。媒婆给姑娘说媒,往往拿男方家的草堆说事:“你看看人家屋后有那个那么高的草堆!”言下之意是这个家庭多殷实。柴事八成能成功。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为解决百姓“烧火草”这个民生大问题想了不少办法,采取了多种措施。先是推行省草灶,后来又发展沼气灶,多种措施帮助群众解决“燃料之急”。改革开放后,市县物资部门从山西省协调



生态射阳 郭开国 摄

奋进中的“住建人”

陈敬军

历史脚步匆匆,从铁马金戈的峥嵘岁月到独立自主的胜利凯歌;从了无人烟的滩涂区到繁华现代的新兴海滨城市,勤劳智慧的射阳住建人在党旗红色的光芒中,意气风发,一路走来。

回首往昔,岁月如歌;展望未来,豪情满怀。站在新时代,面对新形势,县党代会报告中提出“聚焦项目强县、聚力开放创新、为谱写新时代射阳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不懈奋斗”的新命题再次为射阳人民指明前进方向。于是,在射阳这块广袤的土地上一幅“高质量发展”的崭新华卷伴随着城市快速发展的步伐舒展开来。各行各业的兄弟姊妹正团结一心,创造着新的辉煌!

作为住建人,我们更是在这城市快速发展的号角声中振奋着,前进着。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多年来,县住建局多次荣获全市城乡建设系统各项工作综合考核第一名、县目标任务考核综合奖、突出先进成果奖,这不仅寄托着县委、县政府的厚望,更饱含着全县广大人民群众的期盼。作为见证者,我们为之感动;作为住建人,我们更感自豪。因为,我们深知这些荣誉取得的背后所隐藏的艰辛与责任。

有一种情怀撼人心魄,有一种力量无坚不摧。这种情怀,这种力量,就是局党委一班人立足实际选准突破口,解决发展的“瓶颈”。他们多次带领基层干部深入一线,摸爬滚打;他们奔波于省、市、县各部门,日夜辛劳,风雨兼程;为了住建事业的发展,他们用坚定和执着开拓出一块块绚烂的征程。在他们的努力和带领下,县住建局、房地产业得到了稳步发展,大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荣获“国家优质工程金质奖”,建工科班组在省住建系

统“安康杯”竞赛活动中被评为优胜班组,县房管处被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评为“江苏省文明示范单位”;全县防震减灾工作再创佳绩,荣获全国县级防震减灾工作综合考核先进单位;园林绿化工作走在全市前列荣获市政府绿化工作综合奖、城镇绿化单项先进单位;市政桥梁信息检测工作受到省厅、市局肯定……这些成绩的取得都是县住建人撸起袖子干出来的。

70年的风雨同舟,从无到有,从少到多,我们欣喜地看到:县城一座座高楼巍然耸立,一条条道路宽阔平坦,一棵棵树木葱茏茂盛……俨然成为新港城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现高质量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无疑是最重要的工作。自“263”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县住建局全力推进县城黑臭水体整治。如今,县城水环境已今非昔比,广大居民连连叫好,一条“龙须沟”成了射阳百姓心中的“幸福河”,这一项惠民工程让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百姓在城市变化中感叹,在生活的细节中品味着住建事业改革与发展的累累硕果。

70年来,一次次春潮涌动,涌浪涨势不可挡的豪迈与激情;城市与发展,繁荣与进步,在射阳这块热土上催生!“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在“高质量发展”的主旋律中,县住建人谱写拼搏之歌,改革之歌,奉献之歌,服务之歌,正在与各行各业的创业创新创优之曲融合,交汇成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强大洪流,把建设魅力新港城的交响乐演奏得更加震撼人心。

老家门前那条路

张建忠

今年中秋,我开车接母亲到县城过节。小汽车一直开到乡下老家门口,母亲一上车就情不自禁地说:“现在人多幸福啊!过去人们梦想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外出办事小汽车一路’,现在梦想都实现了,电灯电话已经不稀罕啦!私家车一直开到了咱家门口,方便得很呢!再看我们家门口的这条路,也是今非昔比啊!”

母亲说的这条路,就是现在在我老家门前的这条乡村水电路。从我记事起,就记得这条路是坑坑洼洼。别说夜间走路,就连白天走在上面也要小心,稍不留神,就会崴了脚。那时候路上很少有机动车,行驶的大部分是平板拖车或者是自行车,人骑在自行车上,就像踩高跷。如果连续几天不下雨,路面上灰蒙蒙的,风一刮,漫天飞舞,像刮沙尘暴。遇到雨天,泥泞不堪,尤其是大暴雨过后,路烂成了“一锅粥”,自行车就成了累赘。走两步,车轱辘和链瓦的空档里就塞满泥巴,人们只好把自行车扛在肩上,人们戏称这是“好天人骑车,雨天人骑车”。

有一年夏天,我和父亲拉着平板拖车到食品站卖猪。天还没有天亮,我和父亲拉着两头大肥猪,深一脚浅一脚摸黑往大亮,父亲在前面拉,我在后面推,一不小心,平板拖车陷入路面的大坑里,两头大肥猪从车上滚下来哇哇直叫,好不容易请路边人家帮忙才把两头大肥猪搭上车运到食品站。再到食品站一看,只见卖猪的队伍已经排成了“长龙”,真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那时候我多想,啥时候我们门前的那条路成为柏油马路或者是水泥路就好了。这个想法成了我的一个梦想……

一批煤炭回射阳,并在农村设立若干煤炭销售点,县能源办安排技术人员将农村人家的草灶改成草、煤两用灶,灶旁边再装个风箱,碎草、谷糠、干牛粪都能烧锅,采取这一系列的综合措施后,百姓家庭烧火草紧缺的问题得到缓解。40年前我调进县级机关工作,家庭也随之进城。当时还用水泥船从乡下运几百斤烧火草来,堆放在宿舍围墙边的角落里,因为妻子担心煤球计划不够用。大约20年前,县协作公司从胜利油田引进了钢瓶石油液化气,我妻子在协作公司担任保管员,近水楼台先得月,我家率先用上了钢瓶石油液化气。开关轻轻一扭,响的一声,绿色的火苗就出来了,方便又卫生。

前几年搬进了小区的电梯楼房,用上了管道天然气,从此告别了扛煤气罐充液化气的胆颤心惊。为了方便,家中同时添置了电磁炉和微波炉。近几年,大多数农民家庭也不用柴草烧饭了,有条件的城郊村庄也接上了管道煤气,边远的村庄农户也多数用上了钢瓶石油液化气。

回顾我的家庭这几十年来的烧火草的变迁,从烧草到烧沼气、烧煤炭,再到从钢瓶石油液化气变成管道天然气,这不是我一个家庭如此,这是千千万万个中国家庭生活发生巨大变化的一个缩影。

“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在县政府大院工作,自然会认识许多国家干部和事业单位同志,他们退休后许多人选择到养老机构居住,颐养天年。近日,到县养老机构探望老友,无意中见到我小时候在农村的邻居路可功老人,还认识了另外几位住在这里的农村老人。

路可功今年84岁,他幼年丧母,因为家庭贫寒,36岁才成家。农村大包干后,他的生活日见其好,可前几年老伴走了,儿子又在县城教书,老人在家中倍感寂寞,还患有轻度脑梗,生活就医都不方便。儿子听说县里这两年建起养老中心,便专门到中心“火力侦察”一番,果然名不虚传。这里都是白墙青瓦的三四层带电梯小楼,绿树成荫,室外有好多体育健身舞蹈场所,环境优雅,套房有大有小,可以自由选择。室内电视、空调、冰箱、洗衣机、燃气灶、微波炉、洗浴间应有尽有,洗澡随时有热水,马桶和洗脸处都装有扶手等防护设施,马桶和床头还有报警器。吃饭有食堂,饭菜自己挑,每天菜谱都有变化,也可以自己做饭菜。50平米的小套房每月收费1400元,虽然不是宾馆但与宾馆相比一点也不差。儿子和媳妇一商议,立马把老人送到“宾馆”。

在老人房间里,有一张“射阳县养老中心”长者生日统计表,里面有陈月兰、王静安、姜启才等10多位60岁以上老人生日时间。服务员介绍,“中心”每月16日为老人生日的老人过集体生日,为老人表演节目,还发给每人一只小蛋糕等礼品。

翻看统计表的名单,我找到了93岁的陈月兰老人,她原住合德镇东村,老人腿脚灵便,耳聪目明,戴一副金丝眼镜,说话声音清脆,有条有理,无法相信她原来也是种地的农民。老人介绍,她丈夫是抗战老战士,几年前去世了,政府每月发给她近两千元退养补助,与住“宾馆”每月的开销基本持平。老人儿子在苏南做生意,有套间和别墅,也去过好几回,但吃住不习惯,还是家乡的“宾馆”好,饭菜可口,熟人多,说有关。今年春节前,从不生病的陈月兰老人突然高烧40多度,服务员戴丽发现后一边立马联系老人子女,一边向领导汇报送县医院。住院期间,“中心”经理还去医院探望,“让县委县政府为我们老年人做了一件大好事,使我们养老不再担忧。”老人说话时,充满感激,满面春风。

83岁的王静安爱好唱歌。养老中心社工介绍,几乎每次唱歌活动都能在音乐室看到王爷爷的身影。“唱歌多乐呵,我喜欢唱歌,也喜欢大家一起唱歌,高兴是听歌就感觉神清气爽。”王静安声音宏亮,他说老家在四明镇,种了一辈子地,生活简单,老伴去世之后更觉得单调枯燥,“儿子平时工作忙,不放心我,就带我来养老中心看看,我们一看这个条件就觉得满意,今年3月份就住进来了。”王静安唱唱歌对身体有好处,心情好了就会健康。

在和王静安的交谈中,我明显地感觉到,如今的农村老人需求早已不是停留在吃好穿好住好了,他们也开始追求精神层面的享受了!真可谓“仓廪实而知礼节”也。

后来又了解到,在入住射阳县养老中心的320多位老人中,有四分之一以上是农民。在和邻居路可功告别时,他拉着我的手深情地说,我和你一样祖祖辈辈都是泥腿子,做梦也没想到,我晚年能住到“宾馆”里养老。1958年大跃进时提出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出门小轿车一路”,现在农村到处都是这样的情形。你从小就会动笔杆子,拜托你写一写家乡农村的变化,感谢习主席对我们农民关心,我们泥腿子越活越有奔头。

路可功的话,一下子又勾起了我的回忆,40多年前,我从学校毕业参加工作,我父亲也说过和路可功差不多一样的话:“你是我们家祖祖辈辈第一个读书上学并成为国家干部的人,若是你解放前就苦得双目失明的祖父在,一定会睡着了笑醒了。”

是啊!我们今天可以告慰先祖的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农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的农民在我们的国家已经是一个体面的职业,农民老有所养也有了多种途径。

